

承言

道德理论践行研究中心月报

二〇二五年六月一日

第十二期

《承言》目录

每月一号出版

霍学研究：许志毅（会长）

唐学研究：陈健恩（副会长）

研究方向：.....	1
霍学研究：《霍师之教化哲学——相应意义：引导反省与开发（三）》.....	2
唐学研究：人生之事及心路历程《不善之德目》（续）.....	4

霍学：研究方向

- 霍师之思想，通透灵活、敏锐深刻，常常能在电光火石之间给学生当头棒喝。此有赖霍师思想中“化繁为简”能力。
- 此“化繁为简”能力，落入於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论、根於经验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论、超越经验框框而有新的创造。
- 我们将通过霍师教学个案，呈现霍师教化哲学以及其思维能力，从中展示霍师对于唐君毅先生学问继承与开新。

许志毅会长

唐学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学者，以其序言的结论为核心，但文章内的心路历程，才对实践障碍，有提点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们把义理，分类列点，成为架构。但从实践上，如何开始？如何继续？则难解答。要活化义理，把架构变成动态，必须说明次序与原因，才对实践步骤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国传统哲学，即以人生之事为起点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为人，知道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员等。再记为知识，才能在生活中，作纯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并非知识，而是感受：内心的苦与乐、精神的升与降、理想的显或隐、得失的喜与哀，甚至一念之过位或复位。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**即承担者 藺**与**藺承继者 藺**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经历的心路历程。

陈健恩副会长

霍学研究：《霍师的教化哲学——相应意义：引导反省与开发（三）》

许志毅

上文论及，霍师所提出教化指引，背后是有着极深刻的道理，而且涵盖历史文化的精蕴。因此，作为学生的要善于学习与反省，不能只是从自身经验的立场去了解霍师的教导。我们除了指出霍师背后的道理信息以外，还从大处指出该学生在面对读书与工作局限，就是他习惯了以工具思维的模式去面对人事，结果忽略了其实读书与工作两者都是生命成长的实践。何以他会以这种思维模式去面对人生呢？那就要进一步反省，要发现在其生命中更深局限、障碍了。

从反面去觉察自身局限障碍

原来，该学生是某大公司的中层管理。他本身是有理想追求之人，可是却发现下属非常现实、功利、计较，而且他们常常要求“按章工作”，不愿意有更多的付出与承担，这是他难以接受的。因此，该学生在很多地方，都难以与下属有一致的期望：下属觉得他太过苛求，难以满足，他们都认为只是来谋生、打一份工罢了，又何必太过认真呢？而他则觉得下属不愿意配合他，认为他们做人做事不应该得过且过。眼看下属都是难以改变的，而且在现实上也是拿他们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心中是非常难受的。该学生有着“老好人”的性格，所以下属不愿意做的，他就自己去做，以为这样就是一种愿意承担付出的表现，结果搞得自己很忙碌、很劳累，长久累积下来，身心疲惫，内心觉得十分消磨，又觉得没有人了解他，更没有人懂得去配合他，内心非常孤独寂寞。本来，他对工作是充满期望的，希望在当中大展拳脚，实现理想；可是渐渐地，上班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苦差，虽然他还是会勤劳的工作，完成任务，但是面对下属的时候，内心不期然冒起一股不平之气，常常埋怨：“为甚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表现行为？为甚么不好好努力付出？这个世界到底出了甚么问题？”可是只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在办公室之中，除了苦干之外，就只是沉默。表面看，他很能干，一个人能做十个人的事情，而且下属不能承担的，他也可以扛下来。老板对他也十分赞赏。可是他内心十分清楚——自己内心十分空虚，好像变成一具“行尸走肉”一样。

这些行为，反映了他生命中的局限——没有勇气去作真正的担当，不明白自己的本分，所以就只是懂得要求自己一个人去行动，而没有带领下属一起实践——他本身是上级、是领袖，本分就是带领下属，给下属一个方向，实现更高价值。在工作层面来说，就是通过完成工作，实现背后的价值与意义；然后在当中观察下属，看看他们有哪些地方是不足的、是需要改进的；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进一步开发的，而且要懂得提起他们的精神士气，深化他们对理想的体会，一起为理想而奋斗，此方为真正的带领与凝聚同事。要做到此本分，则需要提升自身之素养，呈现出人格的光辉，感染别人。根据此义，即可看到该学生局限，就是他只是困在他个人的思想世界，纵使自己很想认真做好工作，却不懂得若要做好工作，就要先有成长的人，“斯人也有斯事”，也就是不懂得，若要认真地把工作做好，此并非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与操作流程这么简单，而是涉及到整体、涉及到团队的素养提升；在公司中，上级并不只是一个职位、一个个体这么简单，还是在团队中的领袖，要带领团队、提升团队的素养的，靠什么？

除了自己做好之外，还要懂得对下属提出标准、要求下属、推动下属、引领下属、跟进下属、转化下属、提升下属的。可是他却没有勇气去面对下属的缺点，乃至团队中的负面氛围，结果他只能“下属不愿意做的，他就自己去做”，可是“内心觉得十分消磨”、“觉得没有人了解他，非常孤独寂寞”。在他的心灵中，本来是希望追求理想的，可是由于下属的不配合魔芋、参不成长魔芋、参不主动撵等状况，他本来在内心中的雄心壮志，在经历不断受到冲击的情况之下，渐渐退到成为萎缩的状态，表面上是下属不愿意做的，他就自己去做骂，十分承担，但其实是面对下属的不足，更严重的是没有面对自己的局限与障碍：不够勇气、不明白本分、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萎缩状态，所以他在不知不觉之间，从原初之“希望追求理想”的状态，退到去只求“完成任务”的地步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把工作实践理想的意义退掉，只是余下作、应付、处理等的意义，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工作变得“与自己的生命成长实践没有任何交涉”，这就是“以工具思维或作思维的模式去处理工作、处理人事”，而其“自身也只是成为这些目标的工具，本来是主体，却变成了客体，没有了主体的积极意义”。所以人变得越来越消极、无奈。可是更糟糕的是，他这种工具思维或作思维的模式同样用到其他地方，现在他就是同样的用这种思维模式去面对读书的问题。他以为读书也是一种“完成任务”的过程，所以若把读书与工作放在同一个层面，同一个时间段，只能非此即彼，不能同时容纳两者。他遇到霍师，从霍师身上看到甚深之学养，也从读书过程中得到一些美善信息，可是基于他这种工具思维或作思维的模式，他只能从中得到一种暂时释放、舒适、安慰的感受，却还没有进入真正修养自己的历程。所以，他从霍师身上，虽然感受到其学养与智慧难得，也感受到读书修养可贵之处，可是，霍师之学养与读书修养大概只能成为该学生之“仰望对象”，而未能与其自身生命融合在一起。如他能有如此的反省与启发，则对读书与工作抱着生命成长实践之心，则两者皆可成为其奋发的动力之余，更加成为他转化自己、提升自己、承担理想的力量根源。由此，则可以转出：

- 1、开发其心灵深处之真实向往;
- 2、转化其心灵之障碍，提升内涵，突破自己动力。

生命成长是人生根本，由此根本出发，则一切人生活活动才能得以圆满，或至少能趣向更加圆满之境地。能领会上述信息，人才能对生命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於工作中种种感受深入，并通过种种境遇而更加了解生命、深入领会道理世界，成为提升内涵、修养生命内容。因此，回到该学生当时对于读书与工作间有冲突矛盾的问题，其实正正显示其触碰到生命障碍之处，不要滑过去，好好面对，就是一个成长之机。

（没有完成，下期待续）

唐学研究：人生之事及心路历程《不善之德目》（续）

陈健恩

唐先生谈及七种不善的德目，前一期谈过两种：能善而未善，及气质上限制不能善。

第一、能善而未善：意思就是当人没有某种关系，未面对某个人，没碰到某件事，就不能付出对应的那份情，那种德。就如一个人一生未曾碰见过长者，都是平辈或比他年纪小的人，那么他很难体会对长者的那份敬爱与尊重。不是说他本身没有敬重之心，只是客观因素的缺失，让他那份情没法呈现，自己也没法感受得到。这也算是人生的一个遗憾，但属不知者不为过是也。

第二、气质上限制之不能善：意思是自己气质或性格，先天有所偏向，如偏向动，那么，对人生静的体会，就自然减少。这也可算是先天所限，与第一种相类似。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气质的偏向，不同纯粹的外缘际遇，多少都属于自身。自身的问题，亦应由自身所承担。因此，与其用很多坊间测试去承认自己天生气质之偏，不如学习尝试在后天努力变化自己气质，以趋向完满为大方向。因此，这方面虽不可责难太过，但自己也逃不了承担责任。

三、过错

过，指的是过犹不及的问题。这一种错，就是一般所称之为“过”错。

这种错，可以作为第一种真正的不善。因为，它虽然本身也有些先天的成份，但大部份都可以掌控在后天个人的学习中，而通过生命成长而续步改过。

过错之所以形成，不能一开始就是雁过裒。它首先一定是来自一种善，至少是自身认为合理应当的，否则人自身是不会容许它表现出来。

“过”的开始，是自觉地去求实现某一种善的活动，这才是它的开端。

问题不是出自活动的开端，而是出自这个善的活动，在活动延续的过程中，内心的清明不自觉地丧失。例如一个人爱一个对象，起初对对象的爱护之情是善的，但在过程的延续中，内心没有再反思具体的情形，而只执持自己要继续表现爱护之情，最后变成一种纵容也不自知。这种后来所变成的纵容，就是不善。这种错，就称为雁过错。

因此，在最初的时刻

我们自觉求实现仁，而有爱的行动；

我们自觉求实现义，而有自制及公道的行动；

我们自觉求实现礼，而有自谦而尊人的行动；

我们自觉求实现智，而有辨善恶好坏的行动。

善念提起之时，内心的心灵是十分清明，能在一般世间的事理上，超出一层，来审视其合理性。当中不以过去之善，来假定今日之善。也不以过去之恶，来假定今日之恶。可以说，这个清明的心，能涵盖及主宰生活中的活动，能时时在当下重新决定，何谓是善，及如何行动才是善。

但是，人可能因一时的松懈，人可能自满於过去行善的名声，人可能因过去行善的成果而生傲慢的心，结果在延续善行时，并没有提起这个清明心，去审视当下延续的活动，而只是顺过去的习惯及现在客观的事实，把想法及行动纯粹地继续“连绵迁流”。这个清明的心，也没有再提起，逐渐地隐蔽陷落。

过往的善行，到今天可否称之为善行，则取决于超越的清明心去反思。当继续过去同样的行为，但日后会否慢慢从善走向不善，实则为未知之数。这种没有清明心主宰的善行，只是早期善念的一种余势，慢慢变成今天的一种积滞而来的“习气”。当习气已成，行为就被此余势迫胁，活动僵化而且往而不返。

而这个“过”，也将日渐扩大。

当善终成为“过”，不单只生成一错，而最初善念的实现，也不能得。

四、私欲之蔽

“比“最大的问题，是它可引出私欲，而终成为更严重的不善。

因为清明心的隐蔽，自陷于一种过去的活动方式，任其过去的意志，向前继续奔驰，在当下及未来是否恰当，也未经反思，更以过去之是是为是，而形成一种“我把”。

这种“我执”，将听不到任何的声音意见，亦会排斥自己及别人的道德行为，只以“我执”所执持活动行为为是。

最不幸的情况，就是人私欲的生成，正跟“我执”所做成“过”，所走的心念历程，完全相一致。此即如开首所提出：“过”，会引发私欲。

“过”错，或私欲的形成，同样都是因为失去了内心的清明，失去了对“我执”或“我欲”所作出的“自限作用”。结果，无论是“我执”或“我欲”，都变成一种无限的发展趋势。无限的发展，必将强行占据一切，如现实中帝国主义的无限野心。所以，当我们失去清明心，这种“我执”或“我欲”的活动，在扩张发展中，必会极力排斥自己及他人的道德活动，甚至极力排斥别人对欲望的追求及满足。所以，最后对一切其他活动，对一切不同的道德价值，乃至一切其他人的思想、欲望，都会一盖排斥，而只有自己。

私欲扩展，而人的清明心将更益蔽，最终使人的道德根本间断。此所成的不善，已不可称为“过”，而应称之为“恶”。